

## 重点推荐

一部中国农村  
生存状况实录

《粮民》一出版，就引起广泛关注。评论认为，此书比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及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村调查》更加真实地揭示了农村的境况。这本《粮民》的作者叫爱新觉罗·蔚然，为了了解农村贫困的真实生存状况，他骑车数万公里，走访上千户，记下近百万字的考察日记，拍下近万张照片。

蔚然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相信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于2000年辞去北京的工作，来到河南焦作市，用3个多月时间，骑自行车走遍了该市所辖的农村，完成了《焦作市科技农业发展规划》。一些山区贫困农民家庭生活的极度窘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我。我去农村帮扶，主要是从产业结构调整、脱贫解困方略等非物质层面上给予农民帮助，换句话说就是授人以渔式的帮扶。可是很多时候，每当亲历困苦农民的危难，就不假思索地为那些需要救急的村民、被病痛折磨的孩子、上不起学的孤儿解囊相助。

“2007年春节我在贵州松桃县永安乡辽木村帮扶考察时，正是开学的日子，我看见在山坡地里有两个小孩干农活，就上前去询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去上学，两个孩子都默不作声，只是不停地干着农活。后来得知，这两个孩子爹妈都不在了，现在照管他们的伯伯年纪大了，缴不起学费，学校就让两个孩子别来上学了。我把身上所带的现金都给了他们，让他们先去缴学费。身无分文的我要多亏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要不就要步行数日才能走出大山。”

继《一个人的村庄》、《中国农民调查》后，  
纪实调查《粮民》发出世纪叩问——

## 中国农村会消失吗？

近日，一部堪称当代中国贫困乡村最深入的社会调查文本和贫困人口的全景生存实录《粮民》出版。该书以近百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对当下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呼唤全社会关注三农问题。

《粮民》以田野考察式日记写成，字字惊心。农民会消失吗？当他们的土地都变成高楼大厦后，谁还给城市人提供粮食？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峻，环境污染愈演愈烈，中国的许多农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不能不令我们忧心忡忡。

## 农村见闻实录一：

## 乡村医生扛不起村民的医疗费

蔚然说：“在我终于写完这本书后，总算把压在我心头近20年的痛吐了出来。在东和乡第一个村子姚家沟村，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这个村里医疗卫生合作站的蔡站长兼医生。我询问村民他们的经济情况和收入来源，他们说：‘凑合着过，在这里能有什么收入？就是种庄稼，主要经济来源就是种油菜籽儿。’晚上我与蔡医生的深谈让我很担忧，一是农村医疗卫生的缺乏，二是这个村的农民就连个头疼脑热的小病钱也拿不出。许多村民看病、吃药都是一块、两毛的赊欠，每年年底清一次账。有许多户根本拿不出，只好继续欠

着。这些年下来，包括免了、不再清账要钱及继续欠着的累计都有10万元。看到村民那样艰难，蔡医生也就不提了，他们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再给，但也有极个别村民时间长了就不认账了，他也就不要去计较了。”

## 农村见闻实录二：

## 留守儿童沦为“农业童工”

蔚然说：“‘农业童工’在农村带有普遍性，同时它还带有隐蔽性，并且长期被社会所忽视！在乌罗镇，一个13岁的小男孩一个人很卖力地挖地种土豆。我是去另一个村寨时看到他的，当时我要赶路就没有太在意。但当我返回时，看见他依然在那里卖力地干着活。这

时，距我上午看到他时已经过去七八个小时了。我看到他满头大汗，还没有要收工的意思。我很好奇地叫他休息一会儿，他好奇地微微抬头看了我一眼，还是继续挖地。我问：‘小朋友，你怎么没有上学啊？大人呢？怎么就你一个在这里干活啊？你会种地吗？’他很干脆地说：‘上学。刚开学，课不难，我请假种洋芋。我不一人干活谁还能帮我啊？爸爸、妈妈不在家，都出去打工了。’”

“有许多报道说，农村留守儿童大多数缺乏应有的家庭教育，使得他们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甚至有许多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然而我所见到的这些孩子，他们不但没有走向犯罪，而且被生活所迫沦为农业产业的重体力劳动者，无奈地成为‘农业童工’。”蔚然说。



## 延伸阅读

好女婿为何  
要“乘龙”

■津报

某人嫁闺女，找到了好女婿，这叫找着了乘龙快婿。这好女婿为什么要“乘龙”呢？又为何“快”呢？今天就来说道说道。

先说“乘龙”。这可不是“成龙”，不是说女婿都和明星似的。在东汉时期，有一个叫李元礼的人，名气很大。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朝廷里是宦官当道，搞得乌烟瘴气，这李元礼在做官的时候，没事儿就弹劾那些奸佞之人，所以很有声望，被称为“天下楷模”。

和李元礼同时期的，还有一个人叫黄尚，对农业很在行，担任农业部长的时候，把国家弄得是五谷丰登，也是个很有水平的人。

有水平的人也得结婚生孩子，说来也巧，这李元礼和黄尚的夫人，都是太尉桓叔元的女儿。

在秦汉时期，太尉就是国家管理军事的高级长官。咱中国人最讲门当户对，想娶太尉的女儿，也得混到一定层次才行。

李元礼与黄尚不但混到了，而且混得还高级，都担任过一个职务：司徒。

有人问了，司徒是个什么官？在东汉时期，司徒和太尉是一个级别的，同列“三公”（另一个是司空，管理监察工作）。司徒的职能，相当于宰相。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做到这个份儿上，算是上了天了。

所以外人看桓叔元的女儿都嫁给了宰相，就很羡慕，说他的女儿都得到了像龙一样的人物，乘着龙上了天，“乘龙”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快婿呢？是形容女婿跑得快吗？当然不是。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第一个王朝，叫做北魏。后魏国里有一个人名叫刘延明，是个有才学的人，从十四岁开始，就跟着博士郭瑀学习——那时候的博士是指在某方面造诣很深的人，和现在的博士概念略有不同。

这郭瑀有个女儿，到了当嫁的年龄，就想选个好丈夫。从哪选呢？打算从他爸爸的学生里挑。郭瑀有多少学生呢？挺吓人——五百个。

按说这么多人，这闺女得挑花眼了。想来这刘延明太优秀、太出众了，人家女孩子还就选中他了。

但就算看中了，这话也不好由女方开口。所以老爹郭瑀就出来做样子了，他特别设了一个座位，对弟子们说：“我有闺女，想找一个好女婿，你们谁坐这个座位？”

估计这刘延明也是有意已久，且心知肚明，所以“奋衣”而坐。什么叫奋衣啊？就是整理衣服，抖去上面的尘土。他一边坐一边还喊：“证明就是那个人！”瞧瞧这架势，就是志在必得。

这出戏唱完了，郭瑀顺势就把女儿嫁了。有人问了，说了半天，你也没解释“快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别急，其实很简单，“快”字的一个常用意，就是“乐意、称心”，那么“快婿”当然就是“称心如意的女婿”之意。郭瑀的女儿得到了意中人，绝对是找到了快婿。

## 书界聚焦

白岩松新书叩问幸福  
平静是最大的奢侈品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又出新书了！他的最新随笔集《幸福了吗》将于近日在全国各大书城上架。全书共计30万字，记载了近10年来他所亲历的大事小情。日前，该书序言《幸福在哪里》提前曝光，在5000多字的序言中，白岩松从季羡林写到梁漱溟，从人们手腕上戴的祈福手链写到三聚氰胺、选秀选手眼中的“宝马和别墅”，无一不是对当下的审视与叩问。

白岩松说，他已步入不惑之年，《幸福了吗》是他交给自己的一份答卷，也是一名资深新闻人对新千年第一个10年的回顾。但在这个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时期，很多事情本该“不惑”的他却比10年前更为疑惑。相比白岩松的第一本书《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字里行间的乐观程度大大减退，他的关注更偏向社会高速发展的副产品——“焦虑”、“浮躁”、“不安全感”。白岩松的思索结果是：“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最大的奢侈品。”

新书中，白岩松自称是“一个不顺从的群众”，并透露了在他近10年的工作中，他曾有和几任领导吵架的记录，至于职场上的祥和，白岩松认为其实并不存在。

(大洋)

## 书评

## 谁能说清婚外恋

■张玥



几年前，六六在《双面胶》的结尾，给喜剧安了一个丈夫掐死妻子的悲剧结尾时，我特别不理解。一个在婆媳间受夹板气的状态，能刺激出一个杀人犯吗？

这几天读伍迪·艾伦的《中央公园西路》才明白，在婚姻里，人从一点不起眼的小麻烦走向大麻烦，从平静变得疯狂，也就那么一会儿的事儿。

当年有部电影叫《玫瑰战争》，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说的是一对夫妇的离婚大战，从小吵、砸东西，到杀对方的宠物，伦理片就

变成战争片了，最后俩亡命徒斗到了顶棚，吊在了超级大的吊灯上，一块儿掉下来摔死，临死前才觉得不划算。

伍迪·艾伦的故事没那么变态，也够吓人的。《中央公园西路》是一个戏剧集，包括了他的三个剧本，都是出轨话题。典型的纽约客在婚外情被戳穿时会怎么办？会死要面子地不断找借口掩饰，但这就好像给电脑里的漏洞打补丁，每补一个的同时，补丁本身又会产生很多新漏洞。所以麻烦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不被撞碎不会停下来。伍迪·艾伦喜欢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在《滨河大道》中，他就把小三扔进了河里淹死。

伍迪·艾伦用黑色幽默的手段把角色推进窘境，当他们站在麻烦里反思夫妻龃龉的时候，效果大概会强烈得多。

“为什么丈夫会对妻子感到厌倦？因为时间久了，彼此知根知底。于是对他而言，他的秘书或者隔壁邻居都变得更加性感。”“婚姻中的新鲜感需要用心经营。”你可以把这些话看作是婚外情的辩护，也可以看作维系夫妻情感的忠告。伍迪·艾伦也许个性十足，不过在这些婚恋故事里，他只是精炼了平实的语言。

对于这类事情，作家们的感受大体相当。渡边淳一在他的经典小说《失乐园》里证明了这一点。那

婚外情在他极具情色气息的文字衬托下，激情十足到暴烈，对性与情的极度饥渴，能让人想象婚姻本身是多么的无趣。但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天生的忧郁作祟，渡边淳一就一定要在永久的无奈中，把角色逼入悲哀的死地，连打个趣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永远在字里行间挂着一张苦瓜脸。

东方人是不是都如此？王海鸰在《中国式离婚》里刻画的那种婚姻危机，虽没出人命，但也离家破人亡不远。渡边淳一和伍迪·艾伦关注更多的，还只是单纯的情感，咱们的国产故事就世俗得多，一定要掺和进经济地位、家族矛盾这样的元素。这是种比死还要命的混乱状态，后来《中国式离婚》拍成电视剧的时候，蒋雯丽那种撒泼的气质太传神了，这种婚姻里令人暴躁、疯癫终致无奈的过程，被她展现得淋漓尽致。

所有的作家都会不由自主地在这种故事里寻求解脱之法，但多数时候都流于徒劳。从《包法利夫人》《红字》那种早期的经典开始，就埋下了悲剧性的基因。所以到头来，要么像渡边淳一那样以自杀结束痛苦，要么像伍迪·艾伦那样付出血腥的代价，或者有更和谐的方式——就像《中国式离婚》的结尾，寄望于一种发自当事人内心的宽容，来个好和好散。但婚外情既然是情，怎么会那么从容地摆脱呢？